

杨帆
著

中

艺海帆影



广陵书社

艺海帆影



杨帆
著

①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艺海帆影 : 全3册 / 杨帆著.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4.6

ISBN 978-7-5554-0116-2

I. ①艺… II. ①杨…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文集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06-53
②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20957号

书 名 艺海帆影: 全3册

著 者 杨 帆

责任编辑 方慧君 顾寅森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349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68.75

字 数 820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116-2

定 价 240.00元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影视剧评论

(第二辑)

分别发表在《文艺报》、《电影文学》、《看电影》、《电视剧》、
《J-BOX》、《剧影月报》等刊物

我想成为贝壳

“假如还能转世投胎的话，我一定不做人，我不喜欢做人，做头牛或做头马还要好些……不，当牛做马，到头来还要受人欺负虐待……索性最好还是谁也不认识，在好深好深的大海里，做一只贝吧……”

眼前已是一片黑暗，冰冷的绳索紧贴肌肤的触感，是清水丰松对生命的最后认知。掌心，有着清水通往来世的护身符——妻儿的照片——那样温暖的存在。对不起，房江，这辈子我终究负了你；对不起，健一和阿直，就这样撇下你们……渐渐模糊的神智，记忆在飞速地倒带，一张张微笑的脸，最后化成阳光下的一片海。

房江，挚爱的妻，嫁给我，你受苦了。小小的房，简陋的衣食，抛开一切的我们在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地方重新开始。无论何时，你总是守在我这样一个软弱的卑微的剃头匠身边，露着温柔安详的笑容。为客人理发时稍一转神，对上了你美丽的眼睛，一刹那心间是满满地快要溢出来的幸福与感动。房江，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我最大的愿望。

但愿我这个跛脚之人，能在战争的风浪中苟存，与你一起到白头。

然而，一张征兵入伍的红单子中断了我的幸福。清水丰松，不过是一介草民，当了二等兵，依然是最差劲的一个兵。训练、严酷的训练，更严酷的是来自上级军官的打骂，在日本军队中，二等兵根本牲畜不如。打也好，骂也好，我都不怕，我唯一害怕的是杀人。我不知道别的兵为何能够轻谈生死，转眼间将敌方挥之刀下。我只知道，我是个最不称职的兵，懦弱到手中的刺刀连训练用的稻草人也刺不准。怕什么来什么，当我不得已向绑在树上的那个俘虏举起刺刀时，我的腿在打哆嗦，我的胳膊在发抖，但我还是做了，即使刺刀又失了准头，即使只是将对方擦破了点皮，可我还是做了一回刽子手——为了保全我自己。因为我知道，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下，我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蚂蚁，稍微行差踏错便会被毫不留情地碾成齑粉。

战争中，我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在血与火洗炼中努力生存，只为了与妻儿再度重逢的一天。天皇陛下，我知道我是个很小很小的人物，小得心中装不下国难家仇，小得只想保全自己的一方净土，小的只愿与妻儿同寝同食、同看日出，这样小若尘土的一个我，为什么会突然变成了国家级的战犯，为什么会成为天皇陛下您发动的战争的殉葬品呢？我在您眼中，果然是一只蚂蚁，甚至连蚂蚁也不如吗？

可是，即使蚂蚁也是要努力挣扎着活下去的，因为心中有着无法放下的羁绊。可是，又有谁认真倾听过这只卑微的蚂蚁的声音？在军事法庭中，我尽心尽力地为自己辩解，却发现高高在上的法官碧蓝色的眼睛里投射出来的是无法理解的困惑以及映射出同样困惑的我自己。死刑！我懵了，我只是一个剃头匠，我只是一个二等兵，为何我非死不可？

真的，我不明白，从这场战争开始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草民没

法过平静的日子？为什么为战争要节衣缩食，连米饭都吃不上？为什么我一个拿惯了剪子、剃刀的人要扛上冰冷的刺刀？为什么我必须泯灭自己的良知去执行一个又一个所谓的任务？为什么即使战争结束我也不能与妻儿过上安稳的日子？为什么我这样一个执行了命令的人会被判为死刑？为什么？为什么？……我想不明白，最可笑的是，我连谁要我死，我为谁死都不明白？

即使不明白，死亡的催缴单也不会放你一马。在监狱的日子，每当狱警穿着大马靴的脚步一响起，整个监狱就如堕冰窖，安静得鸦雀无声。那冷冷的没有半分感情的死神的脚步，一步步走向我的狱室，近了，近了，更近了……我颤抖着将身体紧贴墙壁，缩成一团，本能地抗拒着又拼命忍受着死亡的接近……脚步声停在我临近的一间狱室，不是我！一口气松了下来，又一口气紧了上去，这周是这位狱友上了断头台，下周呢？死亡之剑就这样悬在头顶，不知道哪天会落下来，一天一天数着日子等待执行的生活确实很可怕，但明知要死，却不知道死在哪一天的精神折磨亦是逼得人如坐针毡、寝食难安。

在精神的极度紧张与极度疲惫中，唯有妻子房江与儿子健一是我仅有的安慰。噢，不，还有直子，我未曾谋面的女儿，我的小公主。思念如潮水一阵阵袭击我的心头，没有消停的时候，也没有终止的日期。因为，我不曾将消息传递给他们，抱着一丝希望的等待对他们比较好吧，我想起房江坚毅的眼，这样想。

蚂蚁也有时来运转的一天吗？当我索性认命的时候，眼前却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当时命令的直接发布者矢野中将将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要求释放或减刑其他相关人员，我也在其中。第二天，房江竟奇迹般地带着儿女出现在我的面前，隔着铁窗望向她姣好温柔的面容，泪眼婆娑；

轻轻吻向儿子健一细瘦的手指，温暖依旧。我的心再次被幸福淹埋，或许，一切还有希望；或许，只要有爱，即使如蚂蚁般弱小的生命也不该轻言放弃！

当房江拿着签满 200 个人名的手册再度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凝视着她久久不能言语。房江，一度因为我的事黯淡下去的眼眸又重新闪现着灿若星辰的光芒，略显憔悴的脸庞掩不住小小的得意与雀跃。房江，我的妻，为了报答你的深情爱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活下去，活到与你再度相拥的那一天！

然而，那短短的幸福竟是命运给我在死前的一点恩惠吗？终于，冷冷的皮靴声停在我的狱室前，而我与我的狱友都以为我将通向光明的减刑之路！讽刺吗？曾经随波逐流任浮沉的我一度以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却在下一瞬间被击溃到体无完肤。

半明半暗的房间，是我最后的栖息地。我蜷缩在黑暗中，垂着头。都结束了，不是吗？光明，对我这种将死之人，已经不需要了吧。我把全身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指尖，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那张照片，心中一一浮现妻儿的面容：房江、健一、直子，每一个名字都在心头引起一阵颤栗。对不起，对不起……我这样的人，我这样的一生，到底为什么而来，为什么而去呢？空留下孤儿寡母三人，为我伤心，为我牵挂。如果早知如此，还不如不认不识，就当我从未存在于你们生命中才好。

所以，请原谅我，来生的我，想做一只贝，沉睡在大海中，看海面四季变化，看世间沧海桑田，即使孤零零地一百年、一千年、一亿年，如此就好，这样，就不会再伤害别人，自己也不会再伤心……

限定时间的爱与幸福

——日剧《现在，很想见你》观后感

有一种爱，很幸福，少年时的低吟浅笑，恋爱时的同心永结，新婚时的耳鬓厮磨，迎接新生命时的温情流动……有一种爱，很痛苦，紧紧握在手心的幸福，宁可交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放手的爱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消失。当这两种爱交织在一起，书写着一个限定时间的爱与幸福的故事，那将是何等的残酷和绝望。

2004年，日本畅销网络作家市川悦司用优美的文字谱写了一曲纯爱恋歌——《现在，很想见你》（又译为《借着雨点说爱你》），以一个奇特的故事展现出爱与幸福的真谛。同年，该书被改编为电影《大约在雨季》，以感动人心的力量成为当年最令人瞩目的影片。2005年夏季，改编为电视剧《现在，很想见你》。这一年的夏季，少了几分闷热，多了几分清凉，《现》像一缕清泉缓缓流入人心，激起了一阵阵沁人心脾的芳香。

全剧共11集，一直到第10集，剧情都在缓慢地进行着，展示着一

个三口之家日常的平淡生活。无非是三口之家的细碎琐事，无非是父母及时帮孩子解忧，无非是与邻人间温情的交往，无非是子女对父母深情的牵挂……而这些所谓的“无非”都因着开头一个巧妙的设定而变得不寻常起来。

巧和凌是一对从中学时代就彼此心心相印的恋人，20岁的时候，两人不顾父母的反对结了婚，生下儿子佑司。佑司6岁的时候，凌因生产落下的病去世了。在凌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时，她留下了一本画册给佑司。画册说：亚凯布星是地球上失去生命的人去的地方，佑司的妈妈去了那里。可因为佑司的妈妈牵挂着佑司，所以一年后的雨季，妈妈将从亚凯布星重返地球。

年幼的佑司一心一意地期待着雨季，巧看在眼里，苦在心里。可是，没想到，凌真的在第二年的雨季回来了。凌还是一样的善良，一样的温柔，只是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巧从最初的震惊中醒悟过来之后，他的内心陷入了矛盾与挣扎中。因为，那本画册上还写道：雨季结束的时候，就是佑司的妈妈再度回到亚凯布星的时候。凌的存在，只有雨季的短短六个星期，对他，特别是对佑司，突如其来的幸福，再突如其来的消逝，会给心灵上带来如何的伤害？如果明知很快就会失去，是否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拥有？

只是，巧舍不得凌，他这一生最爱的人，即使是六个星期，也想拥有爱人的体温和微笑。佑司更舍不得凌，单纯的心灵里只想着“和妈妈在一起”就好了，满眼满心都为凌的到来而欢呼着。就这样，凌再度走进了巧和佑司的生活，虽然失去了记忆，虽然也有过一些矛盾，但凌像以前一样很快融入了父子俩的生活中。

每夜，当佑司入睡后，巧为了唤回凌的记忆，讲述着他们之间年少

时期情愫萌动的往事。静静的月光下，凌凝视着巧，眼波流动，叙述中羞涩内向的巧，现实中孱弱却坚强的巧，让凌再一次深深地爱上了；摇曳的灯光下，巧凝视着凌，美丽的脸庞，温柔的微笑，如当初一样蛊惑得让他移不开眼睛，幸福，触手可得，而内心却是满满的苦涩。神啊，我愿意交出我自己的生命，请你让凌留下来吧。每夜每夜，夜深人静后，巧的心在绝望地哭泣。

爱与幸福，限定六个星期，对相爱的人们是何等的残酷。六个星期，承载一生的爱恋，是何等的沉重和痛苦。巧藏起了画册，守护着这个秘密，独自承担着这份苦。然而，三个星期后，凌发现了画册，凌明白了一切。原来，她是已经死去的人。原来，她的存在只有短短的六个星期。

发现了这个秘密的凌，微笑着，坚强起来。她教佑司煎荷包蛋，叠衣服，打扫房间。她在邻人的蛋糕房为佑司预订了直到20岁的十二年的生日蛋糕。她在夏天为佑司举办了一个圣诞派对，在照相机前留下了一家人幸福的剪影。她没有告诉巧她知道了秘密，每夜她依然像往常一样微笑着听巧讲述过去的事情，只是眼神中多了几分深情的注目和不舍的牵挂。

雨季结束了，在巧的怀抱中，凌消失了。“妈妈……”佑司大声呼唤着妈妈，凄凉而绝望。一直被小心翼翼守护着的秘密，一直被温情从容的幸福生活掩盖的限定时间的爱的残酷性在那一刹那间爆发开来，直直地击入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即使只有短短的六个星期，我也要和你在一起。限定时间的爱与幸福过后，是深得不见底的伤害和悲痛。凌的坚强，教会了父子俩更有勇气、更加坚强地面对生活。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不失为一部较上乘的纯爱剧作。然而，就在第 11 集，也就是最后一集时，剧情有了一个大逆转，给人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前 10 集，剧情是从巧的角度去展开，到 11 集，从凌的日记出现以后，视角转到了凌的角度，使整个故事更加的丰满而完整。

那天，凌的母亲给巧一本日记，是凌生前的日记，记录着凌与巧恋爱、结婚、生子、将逝的点点滴滴。这本日记解开了一切的谜题。原来，在他们恋爱低潮的时期，凌在街上追赶巧，不慎发生了车祸。在医院昏迷不醒的那段时间，凌就像做了一个梦，再度睁眼的时候已经来到八年后的乡村。原来在雨季，与巧和佑司一起生活六个星期的凌其实是 19 岁的凌，而不是死去后又回来的 27 岁的凌。

当凌在医院醒来之后，她清楚地记起这个梦，或者，其实不是梦。凌知道自己会和巧结婚，会生下佑司。也知道佑司 6 岁的时候，自己会因为生产并发症的再次发病而离开人世。

凌更加的知道，如果自己不选择和巧在一起，选择第二条人生道路的话，自己就不会那样的早逝。可是，凌依然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那个乡村，走向巧。

“既然遇见了你们，我就无法带着这份回忆去过另一种人生。我要让我和你的孩子降临在这个世界，然后带着这些幸福时光的回忆，笑着离开。所以现在，我下定决心，笑着，去见你……”

限定时间的爱与幸福，一直以为巧承担得更多，却原来看似柔弱的凌扛起了更加沉重的一头。我无法想象，在与巧婚后的七年里，明知自己寿限将至的凌，是用着什么样的心情度过每一天的。那一定是充满着矛盾与挣扎，更充满着不舍与绝望，一如雨季中的巧。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幸福？包含着美好、温

暖、快乐、甜蜜，亦包含着绝望、残酷、痛苦……珍惜爱人的存在，在每一时；感受爱的幸福，在每一刻。或者，这就是该剧想对我们述说的。

成宫宽贵饰演的巧和 Mimura 饰演的凌，赋予角色丰满的形象与个性。略带忧伤的配乐、如诗如画的背景，为全剧营造了一种空灵、感伤又温馨的氛围。默默流淌的日子、温情之下的浓情、不愠不火的叙事方式、特写与长镜头的交叉使用，使本剧具有一种日剧向来缺乏的大气，也使本剧当之无愧地成为日剧纯爱剧史上的又一部经典。

星霜、剑心、薰及其他

——《星霜》随想

从TV、追忆到星霜，我终于觉得我能够触摸到一点剑心的情怀。以前说过，TV版的剑心我喜欢不起来，因为太完美而没有真实感；追忆篇的剑心迷惘的眼神、孤独的身影令人心疼，但这部剧场版与其说写的是剑心，不如说写的是巴。撇去各种外在的包装，追忆骨子里其实是一个老套的爱情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双方身份立场的对立而显得格外缠绵伤感。我喜欢剑心与巴在乡村安静生活的温馨，我喜欢一灯如豆下爱人的眼波流转，我喜欢大雪纷飞中剑心随着巴的脚印一步步前进的坚定，我喜欢巴最后那一句“对不起，夫君”，我喜欢剑心与巴痛别后重入战场那决绝而通透的眼神，我喜欢疲累的剑心抱剑而眠巴的灵魂倾心相拥的温柔……我喜欢追忆通篇的那种残忍而挣扎的美感，那份沉甸甸的爱，那份逃不开的心，那份混杂着年轻的热血、迷惘、执着与痛苦的青春，交织出剑心人生路上最辉煌的篇章。

然而，我喜欢的是追忆，让我从心底感到敬重的却是星霜。虽然有

太多的剑心迷不能接受星霜，认为只不过脱离漫画的同人篇，不过私以为，制作星霜的编导真的是深得剑心精神的精髓，将星霜打造成一部最好的解读剑心情怀的作品。

是的，从 TV 到追忆，我还看了部分漫画，都没有使剑心这个人物形象在我心中立起来、血肉丰满起来。在 TV 里感受到剑心那份悲天悯人的情怀，追忆里感受到剑心那份情感与理智的挣扎，都没有在星霜中感受到剑心那份“如释迦牟尼般主动承担起人间的罪恶与苦难”的高贵灵魂来得震撼。第一次，我感觉到了剑心的伟大，那种伟大让我想起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 80 多岁的时候离家出走，年老体弱死于外乡的客店。很多人不理解，以为不过是一个老朽的任性行为。然而，平庸的灵魂怎么能理解托尔斯泰的高贵呢？那绝对不是一种任性，而是老人家知道国内还有数万万的农奴过着贫穷痛苦的日子，他无法抛下对那些穷苦人的忧思而自己过着舒适的生活，只要知道还有人在受苦，托尔斯泰的心就绝没办法安稳地坐在自家炉边喝茶看报，所以他宁可抛弃已得物质的一切，与穷人共苦。这是真正的心怀天下，真正的用一个人单薄的肩膀自觉承担起人世界的苦难，完完全全无私的靈魂。

剑心也是如此，虽然他的路与托老截然不同，然而看到已弃剑、保护人也力不从心的剑心说着“自己现在能做的事，只能与那些受苦的人在一起”这样的话，心头猛然一震。我随着薰的情感与她一起回顾与剑心在一起的点点滴滴，第一次觉得自己能够稍稍体会到剑心那种比死还痛苦的活着，那种不配得到幸福的心情，那种深陷于罪恶感与负疚感中不能自拔的灵魂。刽子手到死都是刽子手，无论剑心在赎罪的路上帮助多少人实现幸福，都不能减轻他心中一丝一毫的罪恶感。凝结着剑下亡魂怨念以及最爱的人给予的最深刻的痛的十字疤痕，只有在生命终结的

时候才能消失。樱花树下，剑心在薰的怀中面露微笑地离开了人世。是的，对这个在自己内心的炼狱中升华的高贵灵魂来说，死亡是最好的解脱。

所以，我对薰的喜爱远远超过了巴。如果说巴是弯月之下一棵幽雅清冷的白梅树，纯洁美丽而真诚，那么薰则如大地母亲般温柔宽广的存在。星霜让我爱上两个人，剑心和薰。这是两个同样高贵的灵魂，无论是为全天下活着的剑心还是为剑心一个人活下去的薰都有着对等的无私的精神。我爱薰，因为她，剑心的后半生终究有了一点温暖；因为她，很少将心情流露于人的剑心有了一个真正懂得他的知己般的存在。如果说剑心是自觉地背负起全天下人，那么薰就不自觉地连同剑心将全天下人一起背负，只因为爱他，如海一般深地爱他。明知剑心不可能给予她普通家庭的幸福，明知剑心会一次次仗剑江湖，她依然选择与剑心在一起。她是真正理解着并尊重着剑心的选择，她温柔地支持着、守护着剑心，她是剑心在这人世间能获得心灵安宁的唯一存在。那次剑心带病归来，薰的夫妻爱美得令人心醉，自愿承受与爱人一样的病痛。她是那么渴望与他成为灵魂的一体，他的苦、他的悲、他的痛，她全部都要分担下来。而他，没有彻底地拒绝她，因为他也是如此深刻地懂得她，一如她那么深刻地懂得他一样。

所以，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在残破不堪的心灵上终于有了一个叫薰的归宿，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心灵的地方，却已能给他足够的安宁以及再度踏上赎罪之路的勇气。所以，她也是幸福的，因为无论剑心走向何方，都走不出她宽广的胸怀，她拥有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灵魂的全部。如果说追忆里因为巴的死而使那场爱情显现出惨烈的凄美，那么，星霜里因为薰的活着，因为彼此灵魂融为一体的知己感而显出了爱情璀璨的壮美！